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雜記卷三四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張若湘

孟子雜記卷三

明 陳士元 撰

校引 諸書多引孟子校其異者記之

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史記魏世家

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舊唐書裴諝傳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周禮遂人辨其野之土鄭玄註

元按孟子無麻字

孟子曰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班固漢書食貨志

元按孟子斂作檢野作塗莩作莩韻書莩一作殍與莩同

齊人將伐燕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史記燕世家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此語與孟子不同

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班固漢書樊噲傳贊

元按孟子茲作鎡逢作待

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晉書刑法志王肅上慎刑疏

元按孟子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司馬光功名論

元按今本作養弟子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境荀悅漢記文帝十四年論

元按孟子境作晝

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未聞變夷於夏後漢書方術傳論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范仲淹撰狄仁傑碑

元按孟子挫作屈

段干木踰牆而避之范曄漢書橋玄傳論

元按孟子作踰垣

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韓愈與孟簡書

元按孟子作歸楊歸墨

出而吐之王充論衡刺孟篇

元按孟子吐作哇

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袁宏漢紀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元按孟子作晉之乘楚之檮杌

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宋書歷志

元按孟子知作致

孟子曰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許愼說文恝音呼介切忽也

元按孟子恝作㤅注云無愁貌姚寛西溪叢話云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恝字恐為正也五音編海恝音苦計切心有事也與恝字訓異

昔者舜之弟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界班固漢書鄒陽傳

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荀悅漢紀宣帝神雀三年詔

君象有鼻袁宏漢紀光武中元東平王倉疏

元按庳鼻𢈔界古文通用顔師古云有庳在零陵鼻亭是也帝王世紀并昌邑王賀傳俱作有鼻而國名紀作有庳注云孟子作有鼻蓋别本孟子也

孟子曰故謜謜而來許慎說文謜音魚怨切徐語也

元按孟子作源源註云若水之相繼也觀下文以政接於有庳則源源之義長

孟子曰伊尹不以一衣與人亦不取一衣於人馬總意林

元按孟子衣作介而文小異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後漢書丁鴻傳

元按孟子貪作頑

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許慎說文滰音其兩切浚乾漬米也

元按孟子云孔子去齊接淅而行注云接猶承也淅

瀆米水也與說文異

孟子曰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可也舊唐書忠義傳敘

元按孟子有作欲無可字

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唐書翟酺傳註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晉書律歷志楊偉論歷法

元按孟子基作木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 三國志陳壽進諸葛亮集表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 晉書闕績傳

元按孟子作達

孟子云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 晁詠之上曾子宣書

又周行己謝祭酒書亦同

元按孟子義作善

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呂覽不二論高誘註

元按孟子陽作楊無體字

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王充論衡語增篇

元按孟子浮作流而文小異

孟子曰舜為天子二女婐許慎說文婐音烏果切妮也

元按孟子婐作果注云女侍也韻源婐亦訓侍

孟子曰伯夷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王安石伯夷論

元按不事不肖即非其君不事之意

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莩孔文仲制科策

元按孟子莩作殍

引誤

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史記孟子傳

元按孟子稱太王去邠乃對滕文公語非告梁惠王

也孟子亦無梁攻趙事

孟子曰行或尼之爾雅尼止也郭璞註

元按爾雅邢昺疏義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今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子思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曰故為國者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言仁義實繼大學末章之旨學齋佔筆

元按曾子作大學傳今稱子思誤

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晁氏客語

元按首四句出中庸今稱孟子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蘇軾上書

元按此孟子引孔子之言

孟子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杜牧書處州孔廟碑陰

元按此孟子引子貢之言

孟子有萬章公明高並軻之門人史記孟子傳索隱注

元按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之師也與曾子子思同時孟子嘗引其言今云軻之門人誤

孟子去齊而滰淅異聞集引李吉甫銘

元按孟子稱孔子接淅而行今云孟子滰淅誤滰淅即接淅見說文

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遊於齊徐幹中論亡國篇

元按孟子齊宣王時人徐稱桓公誤

方言

觳觫

楊子巵言云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觳觫當作㲉觫㲉從豕尾懼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㲉瘯瘯寒戰瘯也借作

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元按觳觫或齊之方言耳朱註恐懼貌亦本趙註楊氏改觳為㲉古文觳㲉斛通用周禮觳註𩰪受二斗廣韻觳註器受十斗或云觳觫當作㱚殐集韻㱚殐註將死貌音與觳觫同觳又音角有爭較之義史記李斯傳觳抵優俳之觀是也又菲薄之義唐書令狐埴傳以儉觳為無窮計是也又泯滅罄盡之義見爾雅而莊子所謂其道大觳是也此三義於觳觫之觫

無取

鄒與魯閧

元按趙註閧鬬聲也朱註從之揆諸孟子本文鬬聲何所取義字書閧胡弄切又胡貢切又胡絳切並註云鬬也竊疑齊東方言呼鬬為閧耳孫奭云鄒與魯閧言鄒國魯國相鬬也楊子法言云一閧之市宋咸閧亦訓鬬引孟子鄒與魯閧為證

揠苗

元按集韻揠烏八切楊雄方言云揠拔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揠又小爾雅云拔心曰揠

芒芒然

元按芒芒亦似方言趙註罷倦貌朱註無知貌正韻芒訓罷倦引孟子芒芒然歸蓋從趙說古文芒浘怅忙通用詩云宅殷土芒芒左傳芒芒禹迹荀子芒芒大道心箴茫茫堪輿皆取廣遠之義淮南子芒芒昧昧揚子神恠茫茫皆取冥晦之義並無罷倦之說也

趙因下文今日病之言遂以芒芒為罷倦故朱註不取列子怅然無以應註云失據貌與朱註無知義同

集韻忙註冗也急也芒芒訓冗急亦通

汙不至阿其所好

元按編海汙烏瓜切音蛙朱子答或問云汙是窊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

敦匠事

元按朱註董治作棺之事夫以敦訓董治韻書未見

韻書敦音十有二取義不同一都昆切音墩怒也詆
也誰何也又勉也迫也詩王事敦我取迫義又姓衛
有醜人敦洽仙傳有敦圄是也一徒官切音團聚也
詩敦彼行葦有敦瓜苦是也一都回切音堆丘阜也
班固賔戲欲從旄敦是也又獨處不移貌詩敦彼獨
宿是也一丁聊切音彫義同詩敦琢其旅是也又與
弴同天子弴弓詩作敦弓是也一都內切音對器名
也盂瓿之屬周禮珠槃玉敦是也一都困切音頓豎

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在午曰敦牂困讀羣牂讀臧一
杜到切音導覆幬也周禮敦一几是也一之尹切音
準布帛幅廣也一徒損切音伅義同倱伅不慧也一
徒渾切音豚大也郡名敦煌是也一他昆切音懒義
同懒涵亂惡也一徒對切音隊與憝同怨也怨也此
十有二音並無董治之義而音墩者其義又厚也篤
也易敦艮中庸敦化敦厚呂覽敦顏是也趙岐以敦
匠為句註云厚作棺也取此義爾朱註以敦為董治

吾固疑其以方言解也

盻盻然

元按朱註盻恨視也說文盻音五禮反孟子音義舊仍之吳程云此當為五計反金履祥云盻從目從兮氣出貌葢目有恨氣也俗作普見反非葢盻音普見反字不從兮而從分謂黑白分明此美目盼兮之盼與盻字不同而趙註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葢照下文意旨殊於盻義無取竊疑盻盻他書少見此或方

言

我不貫與小人乘

元按趙註貫習也孫奭疏云慣習葢亦方言詩齊風射則貫兮之貫亦訓習

衆楚人咻之

元按廣韻咻痛念聲也朱註以咻為讙葢從方言訓耳咻訓讙韻書不載或疑咻乃咊字之訛咊謗也音述見編海

巨擘

元按晁氏客語云齊地有蟲類丘蚓大者其項白齊人謂之巨白其蟲善擘地以行也白擘聲相近齊人亦謂之巨擘孟子以仲子為巨擘者即丘蚓之大者也起下文蚓而後可之義據晁說則巨擘亦方言

鶂鶂

元按趙註鶂鶂鵞鳴聲夫鳴聲字義當從口如詩之嚶嚶喈喈是也今字從鳥何取於鳴聲廣韻鶂訓水

鳥一作鷂又作鷊鷵謂鶩非鷂類而鵙鵙或鶩之别名葢方言也若謂鵙鵙疊字當為鶩聲則鳦即燕也詩稱燕燕可以燕燕為鳦聲邪

出而哇之

元按説文哇淫聲正韻又云小兒啼聲而朱註以哇訓吐葢亦方言不然或吐字之訛故論衡引孟子文即作出而吐之又風俗通云孟軻譏仲子吐鶃鶃之羹而食井上苦李豈古人殺牲必為羹邪

泄泄猶沓沓

元按朱註孟子時人語如此程復心云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正韻詍音以制切引詩云無然詍

詍古文詍泄通用

私淑

元按朱註私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輔廣云孟子言私淑諸人又私淑艾而他書無所見故疑

是方言

施施

元按韻書施申之切音詩又延枝切音移又以智切音異說文旗之逶迤曰施一曰設也施施者盖妄自誇大以張設其驕態耳此或方言

少艾

元按趙註艾幼好也朱註艾美好也盖同左傳艾男之註然說文艾老也長也禮記五十曰艾爾雅艾歷也郭璞註云長者多更歷也艾豈可云少乎屈原九

歌舞幼艾註云艾長也幼艾猶言少長也戰國策公子牟謂趙王與幼艾高誘註云艾美女也以艾為美女考字義無據艾之為訓又熟也詩或肅或艾是也又安也詩保艾爾後是已又懲創也魏相傳無所懲艾是已又修治也孟子私淑艾是已又壯也左傳艾豭是已而無美女之訓金履祥云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也如夜未艾少艾謂少年方半也義亦未融或疑艾乃女字之訛或疑齊魯稱女為少艾然方言東

齊魯衛之間稱尊長謂之艾又云汝潁梁宋之間謂養爲艾爾雅亦云頤艾育養也是方言亦不稱女爲少艾豈世傳揚雄所著方言非盡戰國時之方言耶

岌岌

元按玉篇岌高貌又危也岌岌亦似方言岌一作圾莊子云殆哉圾乎意同

紾兄之臂

元按朱註紾戾也戾當作捩音即結切正韻云紾轉

也掙也掙即拗之義紾有兩音一止忍切音軫一徒典切音殄紾兄之臂或是當時方言故屋廬子論禮食公孫丑論喪禮孟子每舉以為言而他書紾字或謂軍衣或謂轉繩取義與此不同

關弓

元按關弓即彎弓音相近也韻書彎一作關文選吳都賦註引孟子亦作越人彎弓

訑訑

元按趙註訑訑拒人貌韻府云訑訑一作施施葢古字通用訑訑施施均取誇張之義

稽大不理于口

元按朱註理賴也漢書理作俚揚雄方言云俚聊也許慎云賴也大不賴于口蓋方言也

餂

元按郭璞方言註餂音忝謂挑取物也朱註令人以舌取物曰餂亦指方言也姚寬西溪叢話云方言字

從金孟子字從食與方言所載不同蓋傳寫誤也集韻餂音奴兼切玉篇音連兼切即古甜字與孟子言餂之義不合今以孟子考餂之義則趙註以餂訓取是也當如郭璞方言其字從金為銛據廣韻上聲銛音忝註取也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註利也許氏說文以銛為鍤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廣韻平聲餂音黏註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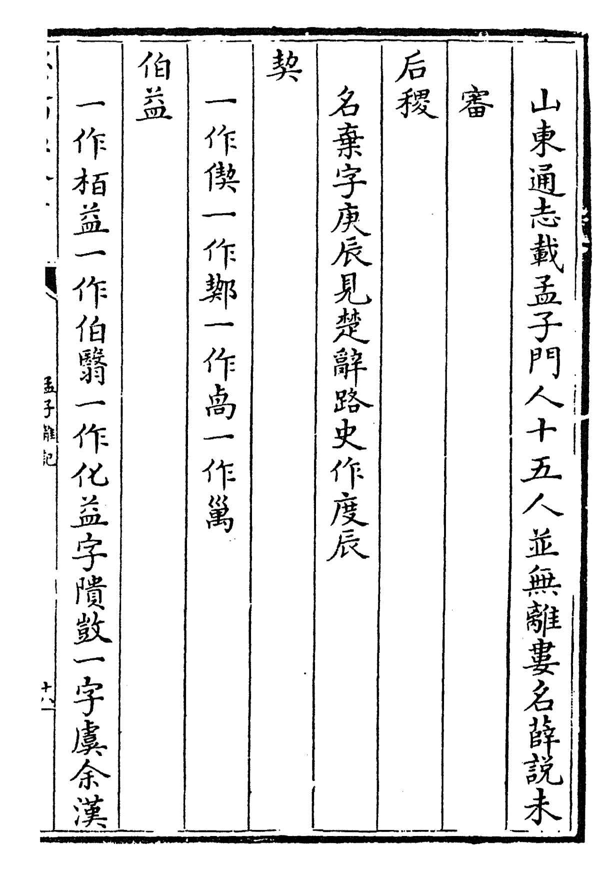
辨名 名字有異者

神農

姓伊祈一作伊耆路史云名軌春秋命歷叙云名石年一名石耳

離婁

莊子作離朱司馬彪註云黄帝時人楊子法言宋咸註又作離諸薛氏人物考云離婁孟子門人按宋史政和五年詔定孟子門人封爵樂正克等十八人又



山東通志載孟子門人十五人並無離婁名薛說未審

后稷

名棄字庚辰見楚辭路史作度辰

契

一作偰一作鄭一作卨一作禼

伯益

一作栢益一作伯翳一作化益字隤敳一字虞余漢

書百官公卿表叙益作葬

湯

名天乙一名履易稱帝乙詩稱武王

莱朱

一作郲朱趙註云即仲虺謂書無莱朱姓名也仲虺一作中䨓一作仲罍一作中壘一作仲傀

伊尹

名摯一作贄史記云名阿衡其子伊陟一作伊敕見

封禪書徐廣註

微子

名啓家語微作魏史記啟作開

微仲

微子之弟史記云開弟衍是為微仲家語云微子弟

仲思名衍一名泄

箕子　王子比干

箕子舜裔史記云箕子紂之親戚蓋外親耳而鄭玄

王肅馬融以為紂之諸父伏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均誤尸子云箕子胥餘莊子註云箕子名胥餘或云胥餘比干名或云比干字也王子干封於比故曰比干

古公亶父

史記云公叔祖類子也路史云叔祖紺是為祖類子諸盩是為太公太公子亶父是為古公太王世表云太公即組紺諸盩即叔類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

諸盭字叔類號太公諸說不同

散宜生

朱註云散姓宜生名蓋從趙註然姓譜諸書有散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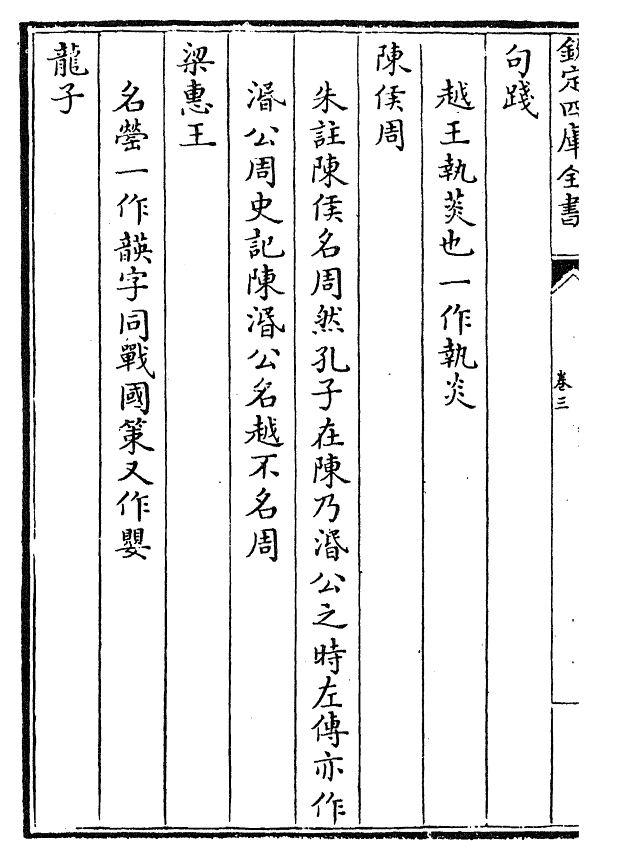
複姓堯娶散宜氏見帝王紀幷人表

太公望

姓呂名尚一名涓字子牙譙周云姓姜名牙蓋太公

本太岳之後太岳之先炎帝姓姜也虞舜以太岳有

功封之呂故又為呂姓



句踐

越王執菼也一作執炎

陳侯周

朱註陳侯名周然孔子在陳乃湣公之時左傳亦作湣公周史記陳湣公名越不名周

梁惠王

名罃一作⿰缶英字同戰國策又作嬰

龍子

朱註古賢人金履祥云不知其世然左傳有龍子名穆一曰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戍相友善或云即孟子所引龍子也豈宋儒未考邪

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作百里傒

華周

人表作華州說苑作華舟字訛左傳稱華還音旋周名還字

杞梁

左傳作杞殖人表作杞植中華古今註云杞植字梁

薛氏人物考云杞梁一名殖

孫叔敖

楚王子蔿章之孫蔿賈之子左傳類解云蔿孫叔敖

蔿姓敖名孫叔字也金履祥云敖楚官號也先儒以

孫叔敖字艾獵世本則以艾獵為敖之兄薛氏人物

考云孫叔敖一名蔿艾獵非也蔿姓豈名乎蔿一作

遂字同余著名疑解之詳

北宮黝

淮南子主術訓云握劍鋒以離北宮子不使應敵許慎註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黝以善聲斂聞於時薛氏人物考未載

顔般　公輸子

顔般史記作顔班般班古字通用朱註公輸子名班禮記作公輸班一作公輸盤一作公舒班

孟施舍　宫之奇　庾公之斯　尹公之施

施之皆助語辭也古人以之字助語者如論語孟之反魯大夫左傳作孟之側字子反禮記公罔之裘魯人左傳舟之僑晉大夫燭之武鄭人燭庸之越齊大夫石之紛如齊小臣夫

文之無畏楚大夫文之鍇蔡大夫文之儀吳大夫南之威晉美女是也又如莊子厲之人驪之姬吕覽董之繁菁丹之姬皆以之字發聲而施字少見

趙簡子

名鞅一名志父

易牙

即雍巫也饔人名巫字易牙一云姓易字牙古字雍

饔通用賈誼新書作子牙

癰疽

當作雍雎雍姓雎名一名渠衛靈公之嬖閹也事見

說苑蘇子由嘗考正之而朱註以癰疽爲瘍醫蓋從

趙註

王良

一云郵良一云郵無卹字伯樂左傳杜預註郵無卹即王良也韓非子云王子期為趙簡子御楊氏𨵦言云王良字子期是良有兩名兩字

子都

鄭大夫公孫閼也有寵於鄭莊公詩鄭風及左傳並作子都而荀子則作子奢

顏讐由

史記世家作顔濁鄒即孔子弟子也見家語及弟子

列傳

公孫衍

趙註云號為犀首按史記犀首傳云名衍姓公孫司馬彪註云犀首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也薛氏人物考云公孫衍一名犀首豈以史記張儀犀首並稱

故邪

滑釐子

趙註滑釐慎子名或云即禽滑釐也班固人表作禽屈釐莊子作禽骨釐呂覽作禽滑黎史記列傳慎到趙人與孟子同時孫奭云滑釐即慎到也慎一作脊到一名廣或云禽慎俱姓禽滑釐慎滑釐葢二人

戴不勝

荀子解蔽篇楊倞註云孟子戴不勝即戴驩也戴驩為宋太宰事見韓非子

宋牼

即左傳宋司馬牼也莊子荀子尹文子並作宋鈃趙註宋牼宋人名朱註宋姓牼名

匡章

匡姓章名孟子莊子史記戰國策呂覽並稱章子金履祥云匡章字章子

告子

趙註告姓也名不害孫奭正義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告名不害字浩生也

然趙註又云浩生姓不害名則是二人矣但不知趙註告子名不害何據而薛氏人物考獨遺告子豈即以浩生不害為告子邪

陳仲子

荀子稱田仲人表作於陵中子韓非子云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見之以堅瓠比焉謂其不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也

丹朱不肖　舜之子亦不肖　啓賢

丹朱堯子名朱封於丹說文朱作絑舜子名均一作義鈞封於商是為商均啟禹子一名會紀年作余年代歷作建楚詞作開

驩兜　共工　鯀　三苗

驩兜一作讙兜一作驩兠一作驩頭帝鴻之後縉雲氏不才子渾沌也共工少昊氏不才子窮奇也鯀字熙封於崇是為崇伯鯀一作鮌一作骸一作骲顓頊五代孫不才子檮杌也檮杌一名傲佷一名難訓見

史記註三苗即驩兜子饕餮也又按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有翼而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為人狠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上知通塞為人自用欲為欲息皆曰是鯀也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山海經又云大荒北經黑

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一名三毛

逢蒙

荀子作蠭門淮南子王褒頌作逢門七略作蠭蒙論

衡作龐門

桀紂

桀一名履癸紂一作𡋶周書稱受史記稱辛經世書

稱受辛

飛廉

一名處父飛一作蜚

孟子雜記卷三

孟子雜記卷四

明　陳士元　撰

字同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由古之樂也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為弓王由足用為善其横逆由是也由己溺之也由己饑之也是由惡醉而强酒由射於百步之外也見且由不得亟由與猶同

文王猶方百里起猶與由同

辟土地朝秦楚地不改辟矣田野不辟辟草萊入其疆土地辟我能為君辟土地辟與闢同

放辟邪侈梁惠文重出 滕辟與僻同

踰垣而辟之辟兄離母伯夷辟紂太公辟紂離婁盡心重出 故患有所不辟也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辟與避同

妻辟纑辟與擗同績麻曰辟練麻曰纑

辟若掘井辟與譬同

徐辟之辟與行辟人之辟讀音壁

沛然下雨沛與霈同

塗有餓莩野有餓莩用其二而民有殍莩與殍同

一人衡行衡與橫同

一洒之洒與洗同

蒞中國蒞與涖同

是罔民也罔與網同

太王居邠邠與豳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豳字如幽

乃改作邠令七篇出後人鈔録故字從邠而豳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刻故也

耆秦人之炙者吾炙口之於味有同耆也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耆與不嗜殺人嗜羊棗之嗜同

般樂怠敖般樂飲酒般與盤同

井地不均鈞是人也均與鈞同

為阱於國中阱與穽同

出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為臣質與贄同

共為子職而已矣共與供同

徵招角招是也招與韶同

君子所患則亡矣亡親戚君臣上下閒有餘曰亡矣亡

與無同

利其菑菑與災同一作灾

鄉為身死而不受鄉與嚮同

君不鄉道鄉與相嚮而哭之嚮同一作向

距楊墨距詖行能言距楊墨距人於千里之外距與來

者不拒之拒同

為叢毆爵毆與驅同爵與雀同

不稅冕而行稅與脫同俗作税非

盜跖之所築盜跖之所樹蹠之徒也跖與蹠同

木若以美然不以泰乎以與已同

使治朕棲棲與栖同謂牀也

人不足與適也適與讁同或作適非

孳孳與孜孜同

掘井九軔軔與仞同

自怨自艾有私淑艾者艾與刈同謂斬絶自新也

禽獸偪人逼堯之子偪與逼同

飦粥之飦與饘同

原泉混混取之左右逢其原原與源同

鄉原之原與愿同

狂獧之獧與狷同

師死而遂倍之子倍子之師倍與背同

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閉門而不内若巳推而
　内之溝中内與納同
力不能勝一匹雛匹與鴄同
猶棄敝蹝也蹝與屣同說苑又作躧
法家拂士拂與弼同荀子亦作輔拂
從者之廋也廋與人焉廋哉之廋同
屈而不信信與伸同
阨窮而不憫孔子當阨君子戹於陳蔡之間阨與戹同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使數人要於路要其有酒肉

黍稻將要而殺之以割烹要湯食牛以要秦穆公以

要人爵要與邀同

幡然改幡與翻同

放勲放勛勲與勛同

有達財者財與材同

閔其苗之不長閔與憫同

直不百步耳直好世俗之樂耳非直為觀美也奚翅食

重奚翅色重豈適爲尺寸之膚哉直翅適聲相近並訓但也翅一作啻古文通用

則賈相若巨屨小屨同賈賈與價同

頒白之頒與班同

燕人畔管叔以殷畔親戚畔之畔與叛同

比有七義願比死者比爲去聲也比其反也比及也子比而同之比次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比阿黨也爾何曽比予于是比並也與禮之輕者而比

之比較也且比化者比近也謂近死者也此七義各

有取而字則同

終身訢然樂訢與欣同

瞷良人之所之儀禮士昏禮篇鄭注引孟子曰將覸良

人之所之陽貨瞯孔子之亡也漢書注作覸孔子之

亡古文瞷瞯覸同

不芸苗者也芸人之田芸者不變芸與耘同

數罟不入洿池洿與汙同

反其旄倪旄與耄同倪與兒同曲禮九十曰耄一作旄

漢書倪寛一作兒寛

出從而揜之揜與掩其親之掩同

望道而未之見而居堯之宫二而字當作如蓋如而古

字通用詩垂帶而厲注而如也又而令一作如令

君子不亮烏乎執亮與諒同

氾濫於天下氾與泛同

徒餔啜餔與哺同啜與歠粥流歠之歠同

餽兼金餽與饋生魚饋生鵝老弱饋食之饋同

浡然興之矣浡然而生浡與勃同艴然不悅艴亦與勃同

有梏亡之矣有與又同

地有肥磽磽與墝同

見秋毫之末毫與豪同莊子作豪末漢志云利析秋豪

蹙然不悅疾首蹙頞己頻顣蹙蹙顣三字同

歸潔其身絜與潔同字從刀俗從刃非

君無尤焉無與毋同

驩虞如也驩與歡同虞與娱同王驩字子敖敖與遨同

遨遊歡義

安居而天下熄王者之迹熄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熄

與息同

掊克在位掊與裒同

彀率之率與律同

填然鼓之填與闐同詩云振旅闐闐

夫貉五穀不生貉與貊同

字脫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介當從草作芥

曾益其所不能曾當從土作增荀子榮辱篇楊倞注引

孟子作增益其所不能

士憎茲多口憎當從土今從心誤也王充論衡云士茲

多口爲人所陷無憎字

有私龍斷焉龍當從土作壟

且比化者朱註化者死者也宣城張師曾云化疑當作死蓋字之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以死為化也以死為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説也

二女果果當從女作婐見說文

匪厥玄黄匪當從竹作篚周禮禮記篚多作匪蓋古文也

頻顣頻當從卑作顰

攸然而逝攸當從心作悠

鑽穴隙相窺穴當從工作空按古文穴即空也穴有三音讀去聲苦貢切缺也讀上聲康董切孔也讀平聲苦紅切虛也若讀入聲穴字胡血切窟也掘土爲坎

離乎相窺矣

孟子去齊宿于晝晝當作畫音獲路史國名紀云畫在臨淄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據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王子爲商王元

子與此不同故朱註亦云疑此或有誤字金履祥云
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義始豁然

太丁未立下當有而卒二字

臺無餽也臺當從人作儓然左傳亦云僕臣臺是臺儓
古字通用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間上當有與字

鎡基之基當從金作錤朱註鎡基田器說文錤大鉏也
亦見月令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賛作鎡錤

隱几而卧隱讀去聲當作㥯集韻云㥯依也

係累其子弟累本作纍司馬相如傳作係絫

無或乎王之不智或當從心作惑

燔肉不至燔當作膰

或相什伯伯當作佰正韻云十人為什百人為佰古文伯佰通用

惰其四支支當作肢

以羨補不足羨從次俗從次非○願受一廛而為氓廛

從广從里從八從土俗從黑非○疏食菜羮一豆羮舍簞食豆羮正韻羮作羙注云從羔從美也俗作羙非○涼涼從水俗作凉非○霸從雨俗作覇非

伊尹放太甲于桐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按餘冬序録載高麗本孟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所添字句朱子取之

盡信書不如無書按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爲者學也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也

斷句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趙註有人不得句言人有不得其志也吳程云有字句言賢君固有此樂但不可使人不得耳

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然句或讀然屬下文

至大至剛以直

程明道讀以直句云不言至直者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之類又云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

而勿正心勿忘

勿正句或讀心屬上文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古註聖人句汙字另為句朱註從之惟蘇老泉讀聖人汙為句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徒得其下焉耳程明道亦云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汙曲

敦匠事嚴

王柏讀敦匠事句嚴字另為句趙讀敦匠句

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

十三字一句

可謂曰知

輔廣云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吳程云可字句應上文不可字言百官族人之不可者今皆可之也謂曰知謂為知禮孫奭云可謂曰知者百官族人指文公而稱之之辭也

何不為陶冶舍

陶冶句舍屬下舍者止也或讀舍屬上文舍者作陶冶之處也

往送之門

往字句言女子之嫁而往也送之門句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故母送女但至門也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已甚句迫字另為句古註是皆已甚迫為一句言文侯繆公皆就見已甚迫切也

陽貨先豈得不見

先字句謂先來加禮豈得不見謂孔子亦往拜也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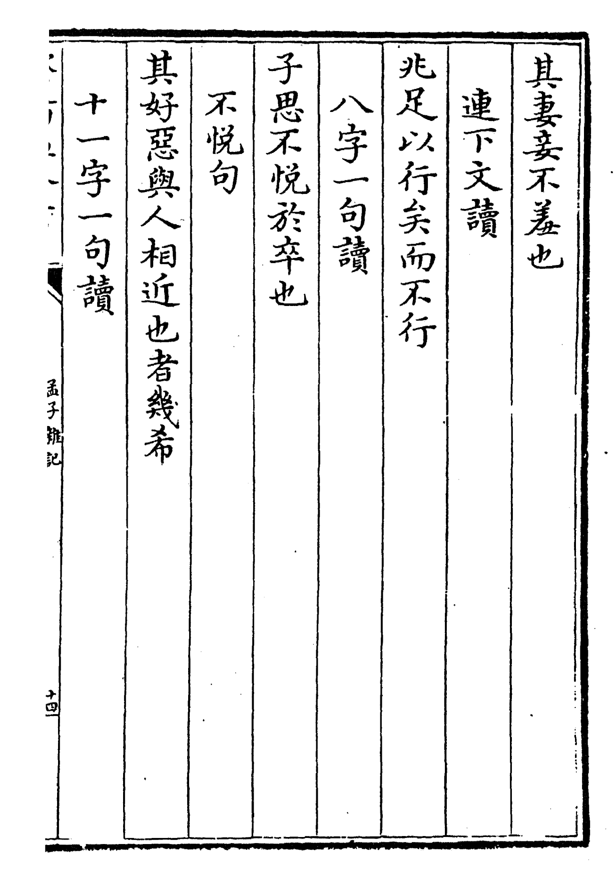
註作一句讀言陽貨豈先不得見孔子但以其不合故瞯亡饋豚孔子亦瞯亡往拜耳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為一句君謂奄君也孫奭讀三年為一句言周公相武王伐紂又伐奄始終三年也

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

雨集句或讀雨字句



其妻妾不羞也

連下文讀

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八字一句讀

子思不悅於卒也

不悅句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十一字一句讀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仲子微讀不義至弗受一句讀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十一字一句讀

卒為善士則之野

舊註善士句一說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字屬下文

謂馮婦改行卒然為善其為士者亦取法之及其舊

態復作其為士者又從而笑之矣前後兩士字相應

註異

不日成之

詩舊註不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趙註時是也日乙夘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

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誓師曰是日桀當大喪亡矣我

與女俱往亡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羅大經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一本作斂盖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三代雖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陳止齋云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盖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即後世常平之法也

深耕易耨

張鎰云易耨芸苗令簡易也許謙云易猶淺也此金

履祥之說蓋深耕則土疏通而苗易發達淺耨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釁鐘

正韻云釁與衅同血祭也牲血塗器曰釁血者陰幽之物釁用血蓋所以厭變怪禦妖釁也禦妖釁而謂之釁猶治亂曰亂也禮記雜記篇凡宗廟之器有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註云宗廟名器成則以豭豚血塗也周禮春官天府釁寶鎮及寶器註云釁謂殺牲

以血塗之又䥈隙曰釁或謂器成必有釁隙殺牲取血塗其釁隙以猒除不祥因謂之釁呂覽本味篇湯得伊尹之鼎祓之於廟釁以犧豭祓者猒除不祥即正韻所謂禦妖也朱註取塗隙之義不取禦妖之義陸善經孟子音義釁許刃切禮記周禮註並音許靳切而楊慎危言則云禮記周禮註釁音徽按周禮大祝隋釁註云隋釁薦血也隋呼回切音隳楊慎誤以為釁音耳

為長者折枝

陸筠云折枝為磬折腰肢揖也孫奭云為長者按摩

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是耻見役使但不為耳非不

能也古文肢枝通用漢書武帝紀民猶肢體一作枝

體

疾首蹙頞

正韻頞音遏鼻梁也孫奭云頞鼻莖蹙頞蹙其鼻莖

而愁悶也呂覽孔子食昌蒲縮頞而食之註云頞鼻

梁

一人横行於天下

趙註一人指紂也言紂横逆以行於天下而不順也

朝儛

朱註朝儛山名或云朝水名也金履祥云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顧野王云朝灖水名出南陽誤以儛為灖也一云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齊右善歌即此地也

雖萬鎰

趙云二十兩為鎰璞玉萬鎰言衆多也國語禮記註竝云二十四兩為鎰令云二十兩誤萬鎰謂璞玉價直萬鎰之金耳

如解倒懸

孫奭云解其倒懸之索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趙註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

自反而縮

趙註縮義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一說至非至極之至乃至到之至次非次第之次乃次舍之次言志念到此而氣即到此也王陽明亦云志至氣次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二之謂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陸善經云志氣閉而為壹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

行潦

一說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鄭玄周禮註云市廛而不征謂物藏於市不稅之也故曰市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為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不廛

者不久滯於塵也故曰法而不塵

可運之掌上

趙註易如轉丸於掌上

且比化者

丁公著云且棺椁敦厚比親體之變化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云云又使其子弟為卿

趙註季孫子叔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

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

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孟子觧二子之異意疑心

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

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云云此說與朱註

異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請定兖州鄒學孟子廟弟子

封爵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自程朱之說定而二

子位號始除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

一說薛君齊田文也是時任姓之薛滅於齊齊人嘗

築薛以逼滕

龍斷

孫奭云丘壠堁斷之高者

齋疏之服

趙註齋疏即齋衰也與朱註異

吾有所受之也

趙註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非先王之道

趙註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一說非詆也

是率天下而路也

趙註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孫奭云驅率天下之人如路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

江漢以濯之

一說上文彊曾子曾子曰不可其敘事之辭已畢江漢三句是孟子贊美聖道以解曾子所以不可之意

蓋江漢楚望故孟子指以語楚人若云曾子之言則

不應捨他水而稱此

毀瓦畫墁

趙註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為也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曾鞏云善覺之也法導之也政率之也相須以成未

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

獸之走壙也

吳程云走音奏言急趨而就之也壙穴也獸之所居

望道而未之見

程明道云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

西子

趙註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然他書稱西施如浣紗鬻薪病心學服等事甚多而輸錢之說則未之聞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元幼讀朱註子之無解蓋以之字為語助辭有子公行子之子也一説公行子喪父有人子之喪禮也巳而又疑孟子王驩及朝臣往弔雖云公行子為齊大夫弔為生者而其死者若非爵位隆貴則朝臣未必一時並往而國君未必命有司治喪也使無有司治喪則孟子何以舉朝廷之禮言乎後讀荀子始知子之為人名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之燕遇曽元於塗楊倞註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公行子齊大

夫子之蓋其先也竊疑公行子之即燕相子之按史記蘇代為齊使燕以事激燕王讓國於子之齊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亡然史記但言子之亡不言亡之何國或者子之本齊人自燕逃歸齊至此時死耳蓋子之嘗為燕君五年其死於齊也齊王以國君之禮待之故孟子有朝廷之説若然則年表謂君噲子之皆死汲冢紀年謂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均妄也

完廪捐階

一說瞽瞍使舜完廩舜即棄階而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捐階與下文出字相應

謨蓋都君

皇甫謐云舜字都君張守節亦云重華字都君趙註都於也君舜也謂謀蓋於舜

九男

趙註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又云堯典有二女不見九男按史傳皆言丹朱庶弟九人莊子尹子呂覽並

云堯有十子而淮南子亦云堯傳舜屬以九子韓愈

孟子註云九男卿大夫旅人之子也

殺三苗

陸筠云殺一本作竅謂空也置也按書云竄三苗于

三危史記云遷三苗於三危莊子云投三苗于三峗

竄遷投義同

靡有孑遺

詩傳云孑半臂貌言無半身之遺也

論其世

趙註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

狼疾人

孫奭云狼疾藉亂而不知醫治者也

岑樓

陸善經云岑樓山之鋭嶺者

人恒過云云而後喻

趙註人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改其所為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也孫奭云有憔悴枯槁之容驗於色吟咏嘆息之氣發於聲則人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

五伯

孟子言五伯屢矣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三則未聞

也先儒有以秦穆宋襄楚莊足其數者考春秋行事
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夷狄而恃強以脅中國
於霸何有按白虎通云五伯者夏昆吾商大彭韋豕
周齊桓晉文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史記諸侯
王表云五伯扶其弱師古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
穆吳夫差也又異姓諸侯王表云適戍強於五伯師
古注云謂昆吾大彭韋豕齊威晉文也師古注五伯
前後不同又不言齊桓而言齊威殆不可曉

不屑之教誨

一說屑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與朱註異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趙註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得其正也白虎通受作壽云壽命以保度遭命以遇暴隨命以應行習

子莫執中

陸善經云子等無執中也指楊墨言

為機變之巧者

丁公著云造機械阱陷之巧以攻戰非正道也

疢疾

孫奭云疢疾人有小疾常害在身不去者

不以三公易其介

趙註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恥汙君不以三公易其大量也此即不恭之意

仁言不如仁聲

張鎰云仁聲樂聲雅頌也

既入其苙

晁說之云或以苙為欄非也苙從草香白芷之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入其苙得其所矣又追而名之非善防邪說者也按韻書苙又音及本草白芨一作白苙

館之上宮

趙註上宮樓也孟子舍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也

不下帶而道存焉

趙註善言善道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孫奭云君子之言皆在胸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於人心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程伊川云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

評辭

漢揚子雲雄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又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茍知之亦允蹈之尹和靖曰此最善論孟子者

班孟堅固曰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

趙邠卿岐曰孟子生有淑質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仁山金氏曰東漢以明經設科趙氏習見故有通五經尤長詩書之言戰國縱横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

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説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籙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信與伸同）恥没齒而無聞焉故垂憲言以詒後人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

書七篇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具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也○又曰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又曰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奥難見

唐韓退之愈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真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

程晏然晏曰孟子大達遠溢蹊而遵正路者也

皮襲美日休曰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旨也○又曰世之士以湯

武為逆取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施於人亦不輕矣

宋孫宗古奭曰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至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

之源以救時獘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

歐陽永叔修曰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

蘇東坡軾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寛而不可犯至密而

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程明道顥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又曰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又曰論心術無如孟子○又曰由孟子可以觀易

程伊川頤曰自孔子没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言已志有德

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又曰孟子學已到至處○又曰知易者莫如孟子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和靖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又曰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邵康節雍曰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謝上蔡良佐曰孟子强勇以身任道○又曰孟子之才甚高

楊龜山時曰孟子以濬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絀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宜其以為迂濶而不足用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也方世衰道微使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其功亦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

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李延平侗曰養氣大概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

朱晦菴熹曰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相似○又曰孟子論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户自在○又曰孟子論愛牛制産本末雖殊然亦伸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

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陳知默 淵 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 宋史列傳

胡五峯 宏 曰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獘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張南軒 栻 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遲遲而不去只為齊宣王有好勇之資難棄之耳○又曰齊王資雖不敏然異夫飾非矯情以自欺欺人

者故孟子有望焉

何西疇坦曰齊梁之君地醜徳齊孟子以仁義游於其間卒乃謂齊王足用為善梁惠則以不仁斥之非有適莫也志莫患乎自滿惟虚可以受人梁惠自矜其盡心於國而齊王謂吾惛不敏取齊棄梁於是乎決矣○又曰梁襄惠王之嗣也孟子鄙之謂望之不似人君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孟子一望見之頃則興喟然之歎為大哉之稱此亦可見取齊棄梁之意也

高續古似孫曰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薰蒸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羣異其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熊勿軒禾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

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强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足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汪浮溪藻曰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大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辨博若無異乎戰國之文也至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輩豈惟無以望

其門牆殆冠履不侔矣

吴淵穎萊云孟子亞聖大才史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

宋景濂濂云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

薛敬軒瑄曰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又曰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又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知孟子者韓子

一人而已○又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宋王伯厚應麟曰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粤自

木鐸聲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

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奥也以意逆志詩

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禄之制可以知

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

經○又曰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

德齒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譏釋

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矢之說

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紐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

無越鄒孟求觀聖道必自茲始出玉海五經通義說

孟子雜記卷四